

導言：通過神話思考——神話研究的新視野

策劃人：高莉芬

神話承載著民族的心靈，言說著族群的神聖歷史與宇宙思維，攸關著自我生命的認知與存在意義，是人類知識系譜構成的重要內容。世界各民族都有豐富的神話流傳，但要替世界上敘事內容不同、文本形成各異的「神話」下一個普世認同的定義，則是十分困難的工作。日本神話學家大林太良曾云：「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有多少學者研究這種問題就有多少個關於神話的定義。」¹由於神話涉及層面廣泛，神話的定義常與研究者的學術背景知識不同而有著多樣的詮釋與定義。在西方神話學引入中國之前，強調理性思辨與史學傳統的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中，神話一直未受重視，在傳統學術中並無神話的定義，亦無「神話學」此一學科概念。20世紀初，隨著「神話」一詞的譯介，及西方與日本神話學觀念的啟發以及文化視野的擴大，神話在新的文化知識體系中獲得了新的意義，使原本冷寂的神話日漸受到不同學術領域學者的關注與探索。如蔣觀雲、夏曾佑、魯迅、周作人、謝六逸、茅盾、顧頡剛、楊寬、凌純聲、芮逸夫、林惠祥、聞一多等或從文學、歷史，或從民俗學、人類學等不同面向涉入神話研究，建構其神話觀也各自開展出不同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神話學建置之初期，神話學就與文學、民俗學、史學、文化人類學間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進入21世紀的神話研究，除了仍保有跨學科研究傾向外，更試圖建構「神話」學自身的體系架構，從更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將神話從「文學」中獨立出來，神話不僅僅是文學中一種體裁，也不僅是文學修辭的典故，或僅是做為文學原型的象徵顯現。英國神話學家西格爾（Robert A. Zegal）編著六大卷《神話理論》（Theories of Myth）其中文學批評部

¹〔日〕大林太良著，林相泰 Lin Xiangtai、賈福水 Jia Fushui 譯：《神話學入門》Shenhuaxue rumen（北京[Beijing]：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Zhongguo minjian wenyi chubanshe]，1989年），頁31。

份僅佔一卷²，份量不多，神話已不再單純地僅做為文學的體類而存在。21 世紀的神話學之趨勢乃在主動打通其他學科界限的突破性建構，如「神話歷史」、「神話考古學」、「神話圖像學」、「神話民俗學研究」等，而神話學更給 21 世紀的人文學者「通過神話思考」(Thinking Through Myth) 認識論的啟發。³通過神話思考，是神話學觀念的拓展，也是人文學研究範式的轉變。⁴

本專輯的三篇論文中，葉舒憲教授〈玉石神話信仰與文明起源〉一文，以比較神話學的視角，運用四重證據法，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玉石考古材料，探索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文明起源間之關係，發掘儒家的君子觀中「君子比德於玉」以玉為仁義道德載體的生發過程，破譯國家體制中「玉德」、「玉瑞」華夏正統觀之系譜學。而《紅樓夢》中賈寶玉含玉而生的「通靈寶玉」的神話敘事，在文學的虛構想像中其實回應了華夏史前石器時代大量玉石信仰的千年召喚。正如同美國考古學家金芭塔絲 (Marija Gimbutas, 1921-1994) 在大量考古發掘材料的系統分析上重新發現了歐洲史前母系社會的女神文明⁵；葉舒憲教授也藉由考古文物中「物的敘事」，重審了華夏文明的發生以及儒家哲學玉德觀的起源。

除了「物的敘事」外，在 20 世紀以來大量出土的漢代畫像石、磚中，造型奇異的神祇形象與神話情節為常見的圖像主題。漢畫像中的神話圖像，以直觀視覺的符號形式，表現出不同於文學典籍神話的「圖像敘事」。漢畫像中的神話圖像文本有其自身的創作規則，不但可以與典籍神話相互比較印證，也可以彌補或修正文字記載的缺乏或謬誤。不論是「圖像證史」或「圖像敘事」，漢畫中的神話圖像研究提供了有別於傳世典籍中的神話文本。本專輯筆者〈九尾狐：漢畫像西王母配屬動物圖像及其象徵考察〉一文，即是結合傳統文獻分析以及圖像學研究方法，探討九尾狐在傳世文獻與圖像資料間不同的敘事考察，及其在墓葬

² Robert. A. Segal, *Theories of Myth*,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6.

³ Kevin Schilbrack, *Thinking Through My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⁴ 廖明君 Liao Mingjun、葉舒憲 Ye Shuxian：〈迎接神話學的範式變革——關於『神話與圖像』的答客問〉“Yingjie shenhuaxue de fanshi biange”，《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27 期增刊，頁 635。

⁵ 馬麗加·金芭塔絲著，米里亞姆·R·德克斯特主編，葉舒憲 Ye Shuxian 等譯：《活著的女神》*Huozehe de nuushen* (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daxue chubanshe]，2008 年)。

藝術中所具有神聖敘事功能。歷來對「九尾狐」研究多探究其在志怪小說中狐妖變的精怪敘事，本文對於漢畫中「九尾狐」的圖像研究，提供了另一有別於傳世文獻的神話圖像文本。

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不論是「物的敘事」或「圖像敘事」，對於重新解讀古代神話傳說，以及符號象徵皆具有積極的意義。而田兆元教授〈論神話研究的民俗學路徑〉一文，則從學科性質與研究方法上重新檢討神話研究與民俗學間之關係；本文深刻反省了 20 世紀初中國神話學發生之際與民俗學之密切關聯，以及在神話研究中運用民俗學田野調查等方法所得到的具體成果。明確指出顧頡剛、容肇祖等人以民俗學的研究方法開拓神話研究的空間；而人類學者芮逸夫、吳澤霖結合口頭傳說與實際民俗行為的研究；以及聞一多〈端午考〉中，通過節日習俗探討龍神話之新路徑，都拓展出神話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成果。田兆元教授指出，神話在民俗學的視野中，不僅是做為語言文本的形式，而是與民俗行為結構（如禁忌、儀式、表演、認同）等有密切之關係，神話是文本結構（口傳、書面、神像、雕塑、建築、自然物）與民俗結構的複合組成。在民俗學視野下的神話研究，突顯了神話的能動性與再創力，強調神話講述與展演的語境與功能。在此一視野之下，神話不再是冰冷的歷史文獻，而是活潑流動的生活與生命敘事。

不論是「物的敘事」、「圖像敘事」乃至於「民俗學」之方法，現代神話學對「神話」的生成認識研究不再侷限於傳世文獻上的詮釋分析，也不再單純強調神話做為文學意義上的「原型」；而是探討在文字記載之外，做為實物、圖像乃至於民俗行為的「文化原型」或「文化的原型編碼」。神話研究的跨學科性質仍然存在，只是更突顯出神話觀念的新界說與人文研究範式變革的意義。歷史學者林富士道：「假如歷史研究的目的或核心工作不僅僅是為了『重建』或『再現』『真實』的過去，尤其不是為了找尋所謂的『事件』的『真相』，那麼我們何嘗不能透過『神話』來理解『古人』（他人）的心理、情感、信仰與習慣？總之，讓『神話』走進『歷史』研究的殿堂，才能讓天地壯闊、世界繽紛。⁶」歷史學者以宏觀的學術眼光，已讓『神話』走入『歷史』研究殿堂，在

⁶ 林富士 Lin Fushi：〈神話與歷史〉“Shenhua yu lishi”，《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lishi xuebao* 第 27 期增刊《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Xinshiji shenhua yanjiu zhi fansi*，頁 644-645。

21 世紀的今日，神話學更積極與不同學科對話，古老知識與學科理論的有機結合，在跨學科、跨文化的參照下，以開放的視野與世界對話，進而開拓出神話研究的新視域與新成果。